

曉轉齋散記 (六)

胡博淵

賀龍雀戰竟夜，衛隊遁去，代以女兵。工會擾害地方，嚴刊勒索，日有死亡。夏斗寅師抵境，捕殺共首，民慶安樂。

內亂中之大冶鐵廠

民國十二(一九二三)年杪，余就聘為漢冶萍公司湖北黃石港石灰窑大冶鐵廠冶金工程師。龍烟創辦時，美金一元，合國幣八角餘，鐵價高昂，前途發展無限，倏遇時易勢遷，改就他職，雅非所願也。漢、冶、萍三廠，漢係漢陽鋼鐵廠，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，有二五〇噸化鐵爐兩座，及相與配合之敞心鋼爐及軋鋼廠等設備，由德國工程師建築，後由吳健(任之)為廠長，以設備陳舊，於民國十三年停鍊。冶即大冶鐵廠，於民國十一年開始建築，由日本冶金工程師大刀(Oshima)主持，有新式五〇〇噸化鐵爐兩座及全套配備，由美國麥基顧問工程師機構 Arthur

Makes Consulting Engineering Firm 核洽，惟初經盛宣懷(杏蓀)與日本簽訂合同，供給日本八幡鋼鐵廠生鐵八百萬噸，鐵砂一千六百萬噸，共約計鐵砂三千餘萬噸，等於大冶鐵礦之總儲量。鐵價半數，照簽訂合同時市價核算，永不改變，其他一半，依市價計算。其後鐵價日增，而半數價格，早無法變更，損失重大。日人居心狠毒，固屬可鄙，而盛頗預無知，坐視權利斷送，亦豈能辭失職之咎？萍即江西安源萍蘆，有質量優良之烟煤，可以煉焦，供漢冶兩處鍊鐵之用。但萍蘆以上法煉焦，用木駁運至株州，換裝大駁，由公司拖輪運至冶廠，以供鍊鐵之用。

寧漢分裂之際，共黨乘機在各工礦廠設立工會，不聽工程師指揮，擅作威福。如萍蘆煤礦，坑內雖有電力小火車運輸之便利，而坑道稍遠，運輸費時，不利於包工制，彼等對稍遠之處，即棄而不挖，只在洞口近處採挖，灰重煤劣，所煉之灰，不適於用，工程師苦口勸導，彼等充耳不聞。余任冶鍊生鐵之職，義不容辭，特往萍蘆煤礦視察，請李立三工會長同行進

礦，李携其女友同行，余告李坑口近處，煤質優良者，早已採盡，須入較遠之處採取，工人不聽，影響開爐甚大。李遂指揮工人，以後須照工程師指示採挖，於是採煤問題，暫告解決。

自民國十五(一九二六)年七月，國民革命軍準備大舉北伐，以地理關係，大冶為江西南粵、閩、贛、浙、鄂諸省軍隊過境之要道。初有孫傳芳跑檳谷規車招降之一師，紀律最壞，大冶鐵廠派庶務股職員招待，供應所需，而兵士擅入私人住宅，任意取物，無敢攔阻。一日天雨，兵士率向鐵廠職工及路人搶奪雨傘，晚間如無「口號」，人民即不准通行，充份表現北洋軍閥之作風，至今猶令人言之切齒。

至於程潛之第六軍，李宗仁之第七軍，葉挺之第四軍，及賀龍之軍，夏斗寅之師，率經此處，或暫或久，所部革命士兵，皆平民化，接觸民衆，和顏悅色，老幼婦女，圍觀談笑，無所顧忌。尤其是第七軍，粗布衣褲，並無軍裝，經粵、閩、贛、浙、鄂諸省，戰鬪數月，塵埃滿身，大冶廠址，沿長江岸，地多空曠，士兵當架立槍械，集體入江，掃除垢污，並洗衫褲，心情愉快，滿面春風，不待戰事分曉，識者早知國民革命軍之必勝矣。

國民黨於民國十三(一九二四)年改組，因俄人鮑羅廷等陰謀滲透，容許一部份共產黨員加入革命，早為一部份重要國民黨員所不滿。由是容共與清共問題，釀成寧漢之爭，各立政府，武漢政府，且有東征

之舉，派賀龍一軍為先鋒，大冶鐵廠，對過境軍隊，皆送酒筵兩席，不另招待，以稍盡地主之誼。賀龍此次軍部過境，亦照例送兩席，軍部駐紮石灰窑公司房屋，歷時約三星期，為部隊過境勾留最久者。其高級幹部師旅團長顧問等，則住鐵廠俱樂部內，伊等擅將兩張絨絨臺毯打球枱，併而為一，當作臥舖。俱樂部面對長江，幽靜清潔，本為招待貴賓之用，至是椅桌凌亂，骯髒不堪。適工人在廠外搭臺舉行「歡迎賀軍長大會」，賀允出席演講，余先帶其至俱樂部稍憩，賀見其部屬擅移室內設備，自覺有愧，乃大聲申斥，官兵皆肅立無聲。賀初到時，當余與廠長等前往訪問時，賀謂：「君等被擾甚苦乎？」余等未敢表示，因不明其立場也。至賀到歡迎會演講，表明共黨主張，即行東征，始知其東行之使命。會後賀欲至化鐵爐頂參觀，頂高百餘呎，由鐵梯上行，乃促部下跟隨，皆託故推辭，最後俄國顧問亦稱歐戰時，曾損右足，歎難奉陪。余於開爐之時，常往爐頂，遂與同行。升至最高處，俯覽四週，廠內高爐廠房，皆了然在目，余向賀曰：「大冶鐵礦，逼近大江，有鐵道直達廠內，運輸便利，如能擴充為一規模宏大之鋼鐵廠，必能與世界任何著名大鋼鐵廠競爭，可作中國工業之中心，但因難維現狀，已停生產。」賀亦表示惋惜，惟云：「余係暫時過境，愛莫能助，此次所借礦廠三十萬元，如凱旋歸來，必如數歸還耳。」言甚坦直，不似虛矯，賀每晚在軍部雀戰，恒竟夜不停，衛隊皆怨曰：

「因公通宵侍衛，自屬我輩職責，今以私人宴樂，而令徹夜不眠，豈能長此忍受！」乃全數乘機遁去。嗣後賀改以女子為衛隊，約一月離去。

大冶繼萍礦之後，亦設工會，書記為李兆龍，有農會工會等名目，四鄉皆設蘇維埃政府，繼以萍鄉煤礦工人停止工作，不能供應焦炭，大冶鐵廠，亦被迫停閉，解散工人，廠長盛我龔，深夜乘輪遁滬，留兩各股長維持廠務。工會漸漸猖獗，李兆龍要求廠方維持會恢復解散工人，而大半工人屬化鐵部份，係余掌管，連大冶鐵礦工人，約四千名，彼請於原工資外，每人每月增加六元，廠方維持現狀，尙難應付，何能增此額外開支？上海漢冶萍總公司，接廠方函電，概置之不覆，工會雖加壓力，而維持會無力應允，李遂假工會名義，於每日下午五時辦公時間後，請維持會各委員赴工會開會，要求答覆復工條件，各委員無法同意，乃被終宵禁錮，至次晨八時放出，進廠辦公。通宵既無食物充饑，亦無滴水止渴，至午夜後二時左右，李復來至詢問：「預備接受呈？」皆答：「實難承命。」李悻悻而去。時會計處長李惠之，粵籍有鬚，年事稍高，倦而瞌睡，工人揮拳擊之。曰：「資本家走狗，我等皆站立而汝尙瞌睡耶？」此等工人，皆屬化鐵爐部份，體力健壯，有因犯罪而來工作以避官方耳目者，幸余平時對於工人，賞罰公允，從未與余個人為難。如此被迫至工會開會，持續兩週，每日僅回

過數月後，地方遭難者日多，一九二七年一日黎明，廠內職工住宅區一帶，有人鳴鑼高聲曰：「現在有土匪來犯，凡屬同志，應急起集合，共殲敵人，不聽命者，勝利返來，必加嚴懲。」漸聞槍聲密集，愈來愈近。余等不知詳情，急藏身桌下，棉被覆身，以避子彈，至七時天明，見有軍隊前來，知藍衣工人被擊斃者甚多，皆手持木棍。而工會要員如李兆龍等，早已攜帶鉅款，乘江邊每半里預令等候之小舟，安然脫逃矣。此次軍隊，係夏斗寅之師，由西而來，到處解散工會，捕獲首腦，即予槍斃。居民遂重慶安樂，有為夏供長生牌位者。

中東石

會潤琛

朱夫人持贈宣兒片石一方，底徑寸，高二寸餘，云自那撒勒携歸，係耶穌故居之石。

萬里承將片石遺，灰痕素理不知奇，杏壇孔壁今何似，函谷青牛烟霧垂，教化已傳千載久，興衰猶啓後人思，正如王謝堂前燕，暫共流離亦展眉。

家午餐，早晚皆枵腹從事。李見各委員態度倔強，一日晨發佈命令：「所有解散工友，全部復工，每人月加六元，廠方職員吃什麼，工友們也吃什麼，由工程各部負責人發給工牌，分配工作。」並云：「維持會如無辦法，可由工會接辦，各股長每月可領薪五十元。」各委員以對公司負有職責，遂勉為其難，向當地錢莊押款維持，工人領得工牌後，初尙應卯到工，數日後即至廠外受軍訓，整日不見到廠，蓋共黨恐軍隊來勸，預備抵抗，將附近礦廠警衛槍械，悉數收用，但為數有限，工人仍多用木棍代槍。上海總公司聞大冶情形惡化，即派公司漢萍號輪來大冶迎接職工眷屬，內子本思乘輪赴滬，但漢萍輪位不多，雖預定舖位，到時早被其他職工眷屬搶佔，普通輪位亦皆告滿，內子謂：「如乘此輪，恐未到滬，身已罹疾。」遂不果行。此後時局，日漸緊張，工會派人把守碼頭，以免高級職員，私自離廠，並有黑名單，余等皆在淘汰之列，惟待時日耳。工會農會，對於所謂地主土豪劣紳，捕獲甚多，置於烈日之下，嚴刑拷打，盡量勒索，逼繳現金，日有死亡。一次第六軍一軍官過境，見冶廠球場，吊打地主等多人，異常驚奇，當上前詢問云：「政府命令工會等不得私刑拷打，何以此地不遵命令？」執刑者曰：「我們係奉農工會之令而行，與你過路軍人何干？」某軍官見其勢汹汹，恐生事端，只云：「路過此地，順便探問，並無他意。」

協信工程有限公司

承辦

土木建築工程設計

經理 郭英

地址：新營鎮中正路一一二號之二

電話：九〇一

東興石灰工廠

電話：白河局十七號

品質優良
產 品
石 灰 原 石
生 石 灰
消 石 灰
碳 酸 石 灰

辦事處：白河鎮康樂路三五號